·中国经济的新路径新战略研究·

追赶路上的难题:工业化发展与工业化拐点

——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思考

韩民青

(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摘 要]以往的经验表明,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本质上就是快速推进工业化。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看,工业化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许多工业行业形成了过高的产能过剩,开始出现工业增速和占GDP比重都快速趋缓并进一步形成经济整体增速下降的拐点。工业化拐点的本质是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市场疲软形成的发展空间局限性。中国既不可能在传统工业化中实现现代化,也不可能在低生产率的服务业中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必须走向新工业化。

[关键词]工业化发展;工业化拐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思考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6)04-0074-07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就是追赶世界发达国家从而实现现代化。东亚地区追赶发达国家的轨迹表明,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本质上就是快速推进工业化。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看,工业化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许多工业行业形成了过高的产能过剩,开始出现工业增速和占GDP比重都快速趋缓并进一步形成经济整体增速下降的拐点。从拐点处往前看,到底应该怎么走?方向和目标都不是很清楚,这仍然是一个亟待我们好好思考的问题。而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则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否顺利追赶发达国家如期实现现代化。

一、追赶的本质是快速推进工业化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这个期间年均经济增速近10%,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在这个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的均速是3%,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大多是2%,所以,中国近10%的30多年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快速追赶的过程。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发展速度都可以实现追赶,只有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速才可以形成追赶。既然现在的发达国家年均增速一般是2%,那么,增速只有在3%以上才能形成缓慢追赶,只有在5%以上才能形成较快追赶,只有在7%以上才能实现快速追赶。当然,也不是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可以具有超过3%、5%或7%的增速。目前,经济增速的布局大体上是这样:

1、处于工业化之前的农业主导国家和发展不稳定的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速一般在1%左右;

2、处于服务业居支配地位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一般在2%左右;

3、处于服务业居支配地位但仍居工业化开拓前沿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可达3%到5%;

4、具有后发优势积极推进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速可达7%以上。

[作者简介]韩民青,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新工业化研究中心主任。

由此可见,追赶现象只发生在具有后发优势并积极推进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没有后发优势,不积极推进工业化,就不会发生追赶现象。即使发达国家,虽然它们都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时期",但有的国家仍在积极开拓和推进工业化发展,这些国家就仍可以具有高于一般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其幅度能够超过 1 到 2 个百分点。例如,美国、德国、韩国的经济增速就高于英国、法国。此外,有些发达国家由于具有资源禀赋的优势,也可以具有较高一点的发展增速。

为什么积极推进工业化就可以形成较高的经济增速和追赶效应呢?这是因为,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潜能要比农业和服务业的都要高许多。例如,1980 年至 2012 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达到 8.64%,使得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差距明显增大,到 2012 年制造业与农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到 12 倍,与服务业的差距也扩大到 3 倍。那么,为什么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潜能会高于农业和服务业的呢?我们知道,劳动生产率 = 1/4(K/L 增长的%) + T.C(K/L 指的是人均资本量即资本深化,T.C 指的是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从总体上讲,工业具有比农业和服务业更高的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所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潜能比农业和服务业的也要更高。尤其是对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各种工业技术可以直接从发达国家引进,减少了研发成本,加快了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进一步讲,工业化还会形成对农业和服务业的较大溢出效益,促进农业和服务业的较快发展。于是,以较高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工业化发展为主导的经济整体增速自然也会更快一些,并形成快速追赶的效应。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本质上就是一个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大国向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业大国转变的过程。

日本和韩国二战后经过追赶而成为发达国家的经历,也完全证明了追赶的过程就是积极推进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二战后,由于冷战美国对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扶持政策,又由于日本具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全球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大量涌向日本,美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转移到日本,同时向日本开放其市场,日本制造和加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在 1956 年到 1970 年间工业占比一度达到 56.6% 至 59.9% 的少有高度。制造和加工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在 20 世纪 60 年代平均增速达到 10.12%。从 1946 年到 1970 年的短短 25 年时间里,日本就从战争废墟里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成为第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非西方国家。韩国的崛起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经过 30 多年的时间就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了 100 多年才获得的经济成就,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韩国依托科技创新积极推动工业化进程,使其迅速发展为一个新的经济强国。在韩国的经济发展中,不断地推进产业改革,其结果是韩国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工业,特别是电子、汽车、造船、石化、钢铁、机械制造等产业居于世界前列,拥有一大批享誉全球的著名企业。至今,韩国的制造业仍是其经济发展的重点,每年制造业的年均增速在 6.1%。在 2005 年至 2014 年的 10 年间,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都在 70% 以上的情况下,韩国三次产业在 2005 年的结构是:3%:41%:56%,工业依然具有较高的比重,服务业比重显然大大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 10 年间尽管发生了美国金融危机,韩国居然还有 6 年的时间经济增速高于 3% 以上,甚至有 3 年超过了 5%,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现在,韩国仍然是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

印度和巴西则提供了忽视工业化发展的教训。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印度人均 GDP 高于我国,到 2014 年,我国人均 GDP 达 7500 多美元,而印度人均 GDP 则刚达 1500 美元,落下 6000 美元的差距,这巨大的差距与印度一直忽视工业的发展不无关系。1950 年以来,印度制造业占 GDP 比重大部分时间在 10% 至 16% 之间,1984 年后一直徘徊在 15% 左右,虽有上升,但速度很慢而且一直不稳。印度尽管在 1948 年以来不断制定和修改工业政策,但其发展一直受到以往偏颇政策的影响,未能真正开拓出一条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之路。表面看印度依赖服务业为主导发展经济,但从实质看这些服务业大都是工业化之前的低端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难以形成持久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对印度经济的增长影响很大。在 2012 至 2013 两个年度里,印度制造业

增速骤降至2.7%和1.0%,与此同时,印度经济增速也从前两年的8.6%和9.3%下降到6.2%和5.0%,下降幅度很大。巴西不像印度那样长期忽视工业化发展,所以曾经在"替代工业化时期"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而获得了较快发展,1975年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巴西过早在工业化进程中停止下来,不是进入工业高度发达的"后工业化时期",而是进入了"去工业化时期",终于造成了经济长期停滞乃至下滑的局面。在最近的2011年到2014年,巴西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73%、0.87%、2.49%、0.14%,显然已不在追赶速度之列。巴西"去工业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其一,工业比重过早下降,工业占比曾经从1950年的43.3%上升到1969年的51.8%,但在1990年至2008年间,工业比重下降到27.9%,虽然服务业有所上升,但急剧膨胀的是非正规就业和低端服务业,不可能拉动劳动生产率上升;其二,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个人消费,投资不足,这影响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致使巴西制造业竞争力一直较弱;其三,从商品贸易的技术集中度看,巴西制造业仍以资源密集型为主,高技术制成品比重很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速必然也很低,难以居于工业化大国之列。

正反面的经验教训都表明,在现代谋求高速发展不可能离开工业化,追赶发达国家也离不开积极推进工业化。

二、从工业化发展到工业化拐点

历史的事实证明,世界发达国家尤其是大国强国都是在积极推进工业化中崛起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迅速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过程。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怀疑我国能在工业化过程中迅速追赶发达国家从而实现现代化,然而,最近几年我国工业产能严重过剩,许多行业的发展峰值已经来临,工业占比和增速不断下降,并导致我国经济整体增速趋缓。经预测估计,我国在2016年到2025年间经济增速将降至年均6%,2026年到2035年间经济增速将降至年均4%,2036年以后经济增速将长期停留在年均3%以下。2013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从产业结构上表明我国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尽管我们的人均GDP要到2025年左右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城市化率要到2035年才能达到75%,这之后才能说我们真正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并不是无限的,工业化增速和占比下降的发展拐点似乎已经来临。

工业化发展到底有没有空间限制?工业化发展究竟有没有拐点?

从哲学的意义上讲,空间和时间是世界及其各种事物的存在形式,世界上没有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工业作为人类的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是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之中的。所谓工业的时间,指的是工业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所谓工业的空间,表面上指的是工业存在的空间地点,实际上,工业的空间还有另外的含义,这就是工业作为一种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所展现的生产力和生活力的范围尺度。例如,工业化生产和生活到底能生产和消费多大数量和规模的煤炭、钢铁、石油、铁路、船舶、汽车、电视和房屋等等。这些工业品的生产要受到矿物资源的限制、环境对废弃物质吸纳能力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人们消费能力、购买能力的限制。资源限制范围可以称之为工业生产的资源空间,环境限制范围可以称之为环境空间,消费购买限制则可以称之为市场空间,这些和工业生产生活相关的限制范围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称之为工业化发展空间。不论工业化生产生活的限制范围多么巨大和复杂,但这种空间范围还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它又不同于地理学的空间地点概念,它不是一下子展现在地面上,而是逐步经历时间的发展而展开的(见下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如下一些含义:

1、工业化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有限的,具有一定的范围。

2、工业化发展的时间是工业化经历的过程,随着延伸而累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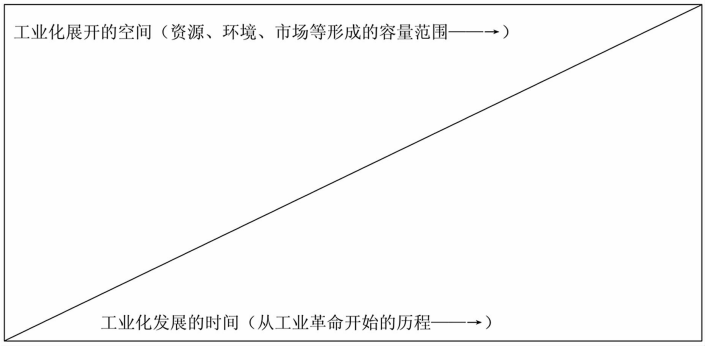


图 1　工业化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3、工业化发展的空间是由资源、环境、市场等制约因素构成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缩小,这就是说,资源、环境、市场不会允许工业化发展无限扩张。

4、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限制是刚性的,并且会直线地缩小其剩余空间。

5、市场需求的限制具有一定的弹性,会时大时小地发生变化,但总的趋势是逐步缩小其增长的剩余空间。

由于工业化发展的空间是有限的并且是逐步缩小的,这就带来了三个必然的趋势。其一,工业化国家是逐步兴起的,它们会不断地占据新的工业化发展空间,从而使消耗的工业化资源、环境、市场越来越多,剩下的资源、环境、市场则越来越少。其二,先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会充分利用工业化空间而顺利发达起来,后发展的国家则面临资源、环境、市场日益紧缩的空间而难以发达起来。其三,这样的局面延续下去,很快就会到达这样一个程度,许多后发展国家将没有充足的工业化剩余空间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被排挤出去,这就是所谓工业化拐点,即工业化发展空间不足的限制的到来,包括资源不足、环境不足、市场不足等,并且工业化拐点的空间限制尺度会越来越小(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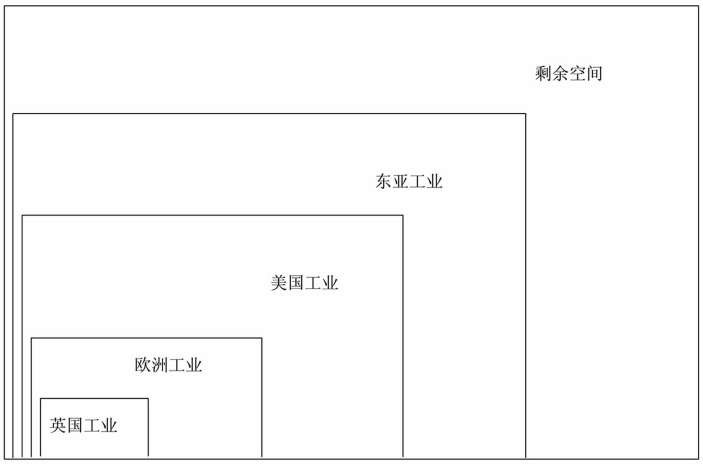


图 2　世界工业化发展空间逐步缩小

从图 2 可以看出,后发展国家一旦进入工业化拐点就不会得到充分发展的空间条件,就会落入发展的陷阱,如“中等收入陷阱”“初等发达陷阱”,甚至“低等收入陷阱”。

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发展趋势、严峻挑战与战略抉择》一文中,我曾预测我国极有可能在 2025 年以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长期落入“初等发达国家陷阱”。到底有没有这种可能,这要看我们是否会碰上工业化拐点。现在,我们拿部分国家钢铁生产和我国钢铁生产的情况做一下比较,以求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从表 1 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些信息:

表1　中国和部分国家钢铁产量峰值情况比较　　*趋近峰值

国家	峰值时间（年）	城市化率（%）	人口（亿）	人均GDP（2000年美元）	钢铁产量峰值（亿吨）	人均峰值产量（吨）
美国	1973	74	2.5	20395	1.37	0.55
英国	1970	77	0.5	12540	0.28	0.56
德国	1974	73	0.8	13390	0.59	0.74
法国	1973	73	0.6	13787	0.27	0.45
日本	1973	74	1.2	15531	1.20	1.00
韩国	2012	84	0.5	24640	0.69 *	1.38
中国	2013	54	13.5	6087	7.79 *	0.58

第一，钢铁生产是有空间限制的，资源如矿石的限制至今还未凸现出来，环境如空气污染的限制逐步凸现，现在各国的峰值主要是市场空间限制的表现。

第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人均钢铁峰值较低，主要体现的是国内市场空间的限制，而日本、韩国的人均钢铁峰值较高，则主要体现了世界市场空间的限制。随着中国钢铁产业的崛起，世界市场空间限制也日益严重，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分析，2015年全球钢铁产能过剩6亿到7亿吨。

第三，中国的钢铁峰值虽未最终确定，但产能过剩已十分严重，表明峰值即将到来。从中国2013年的人均钢铁产量看，大体与美英德法峰值相当，但和日韩的数量相比还有较大距离，这表明中国钢铁的国内市场基本饱和，今后的市场空间主要在国外。但由于发达国家的市场已被自身产能所占满，不可能给中国钢铁产业留下多少市场空间，所以，中国的人均钢铁峰值不可能达到日本韩国那样高，中国钢铁生产的峰值即将甚或已经到来。

第四，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在钢铁峰值到来时人均GDP都在12000美元以上，均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而中国在钢铁峰值到来之际人均GDP还不到7000美元，差距接近50%。这说明中国的钢铁生产走到了世界市场空间的拐点，今后不会再有哪个国家的钢铁生产能够超越中国，甚至今后全球的钢铁年生产增量也不可能超过中国的年产量。

第五，如果2013年或2014年成为中国钢铁的峰值之年，那么恰巧这也是服务业占比超过工业占比的年份，这个事实进一步表明，从产业结构上看中国似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但由于从人均GDP看距离高收入国家还有5000多美元的差距，这并不是真正的“后工业化时期”，而是一个“去工业化时期”，即工业化发展的拐点时期。所谓“工业化发展拐点”，指的并不是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均收入都发展到了高度发达的阶段，而是指全球工业化的发展积累致使资源、环境和市场空间大大缩小，最终导致工业化发展占比和增速都过早降低下来。在“工业化发展拐点”处，国民收入还没有达到高收入水平，甚至会造成国民收入长期落入较低水平而不能快速提高，这就是所谓“收入陷阱”。

我国最近几年发生的工业产能过剩，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中所指出的：“当前产能过剩问题的性质和特征与以往不同，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严重性也不同寻常。”其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本次产能过剩涉及领域更广、程度更严重。从范围上看，产能过剩的行业已经从钢铁、水泥、煤炭、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扩大到造船、汽车、机械、电解铝等领域。从产能过剩程度上看，从2012年3月起至2015年9月，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3个月负增长。二是由于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许多产业年度需求峰值已经达到，试图通过长期需求逐步消化这些过剩产能几乎没有可能。所以，对于当前的工业产能过剩我们只能从工业化发展拐点的观点上去理解。目前，我国严重的工业产能过剩已转化为工业占比和增速都快速下降和经济整体趋缓（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

表 2　我国经济增速趋缓情况(2010—2014 年)　　单位:%

年　份	GDP 增速	一产增速	二产增速	三产增速	一产占比	二产占比	三产占比
2010	10.4	4.3	12.4	9.6	10.1	46.8	43.1
2011	9.3	4.3	10.3	9.4	10.0	46.6	43.4
2012	7.7	4.5	7.9	8.1	10.1	45.3	44.6
2013	7.7	4.0	7.8	8.3	9.4	43.7	46.9
2014	7.3	4.1	7.3	7.8	9.2	42.7	48.1

其一,我国 GDP 增速进入下行通道,一产增速稳定,二产增速下行较快,三产增速下行较缓,GDP 增速下行和二产增速下行相关性很强。

其二,一产占比稳定,二产占比与三产占比反比例变化,二产占比下降、三产占比上升并超过二产,表明工业化拐点的到来。

其三,经济整体增速可能一直下行到二产占比停止下降(大约占比 25%)、三产占比停止上升(大约占比 70%)的阶段,经济整体增速大约停止在 3% 左右。

至今还未有出现工业化发展拐点的典型事例,更没有大范围的工业化发展拐点的出现。中国的工业化崛起是世界工业化发展历史上的最大事件和奇迹,这是近 20% 的人类在快速工业化,无疑将会使全球范围的工业化发展资源、环境和市场空间遇到空前的挑战和限制,工业化发展拐点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三、工业化拐点到来之后如何再追赶

工业化拐点出现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快速发展,如何继续走追赶之路?

前文的论述表明,发达国家都是在各自工业化高度发展并富裕之后才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而工业化拐点并不是工业化高度发展之后进入的“后工业化时期”,而是在资源、环境、市场等空间制约下停止在工业化发展的半途就拐入“去工业化”的岔路上,工业占比和增速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并导致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趋缓。一旦经济增速降至 3% 以下就不会再发生追赶效应,并将长期落入低速增长的泥沼。就我们国家而言,可能长期落入“初等发达国家陷阱”而不能如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现代化。

那么,在工业化拐点处我们是否可以走服务业发展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呢?答案很明确,走是可以走,但不可能再有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因此也不可能再发生追赶效应了。这是因为,服务业的投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潜能要大大低于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我国投资的 80% 是由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所构成,所以,投资驱动本质上就是工业化驱动。特别是在工业化拐点处的服务业大多是附加值较低的传统服务业,而不是以高度发达的工业化为支撑的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即使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速也并不高,大多在 2% 至 3% 左右,具有高于 3% 至 5% 较高增速的发达国家都是工业占比和增速相对较高的国家或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国家(见表 3)。

表 3　部分发达国家 GDP 年增长率(2005—2014 年)　　单位:%

国　家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美　国	3.08	2.66	1.91	-0.36	-3.53	3.02	1.70	2.21	1.88	2.39
德　国	0.68	3.70	3.27	1.08	-5.13	3.69	3.00	0.67	0.43	1.60
韩　国	3.96	5.18	5.11	2.30	0.32	6.32	3.63	2.04	2.97	3.31
澳大利亚	2.96	3.08	3.56	3.83	1.45	2.26	1.85	3.40	2.66	2.47
日　本	1.30	1.69	2.19	-1.04	-5.53	4.44	-0.70	1.95	1.54	-0.10
英　国	2.09	2.61	3.47	-1.10	-4.37	2.09	0.65	0.27	1.74	2.55
法　国	1.83	2.47	2.29	-0.08	-3.15	1.66	1.70	0.01	0.21	0.18
意大利	0.93	2.20	1.68	-1.16	-5.49	1.80	0.43	-2.37	-1.85	-0.43

必须明白,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进入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这是因为发达国家也有初等、中等、高等之分,只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甚至"高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工业化拐点出现之后,我们即使距离初等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也还很远(2014 年我们的人均 GDP 是 7500 美元,要达到 12000 美元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所以,决不能过早和过度依赖服务业和消费拉动(也就是过早和过度下降增长速度),还是需要在第二产业和有效投资上做好文章。

怎样做好第二产业的文章呢? 工业化拐点的出现表明,传统工业化的资源、环境、市场等形成的发展空间开始急剧缩小,由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市场饱和形成的工业危机已经到来。同时,一场由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形成的新工业革命正在全球兴起。新工业革命不再是传统工业化意义上的变革,而是一场可以也必须替代传统工业化的新的产业大革命(当然替代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传统产业需要先改造后替代)。从产业结构上讲,新工业革命就像农牧业替代采猎业革命一样,不过这是发生在第二产业范畴的产业大革命,是从工业化转变为新工业化的第二产业大革命。正是这样一场第二产业大革命给我们的追赶式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新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具有鲜明的区别。在能源上,传统工业化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或者说化学能源为主导的,而新工业化则是以风能、太阳能、核能等物理能源为主导的;在原材料上,传统工业化是以矿物分子原材料一次性利用为主导的,而新工业化则是以原子设计、分子制造的新材料以及深层循环利用为主导的;传统工业化的生产工艺主要是以机械化为主导的,而新工业化的生产工艺则是以高度网络化人工智能化为主导的;传统工业化是以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为代价的,新工业化则把生态化建设绿色发展作为其根本宗旨;传统工业化是在地球上布局的,而新工业化则要在太空中扩展开来;传统工业化只能服从和促进生物的自然生产,新工业化则能人工创造生命并促进生物发展;传统工业化只是拓展了衣食住用行娱的生命消费空间,而新工业化则升华了人的生命和精神需求。总之,新工业化将进一步打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资源、环境、市场的新空间,将彻底克服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市场饱和形成的工业化拐点和工业危机,就像农牧业替代采猎业一样逐步改造并最终替代传统工业化,把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升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

新工业化也将像工业化历史上那样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开拓期的新工业化增速还不会太高,但高于世界增长均速 2 个百分点应该不成问题,即大约保持国家经济总体增速在 5% 左右。新工业化的增长路径是:新科技革命本身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新产业革命带来的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还有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带来的新劳动生产率,三者相加就会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深化的较大提高,最终使综合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都有一个较大的提升;此外,新工业化还会进一步保障我国经济拥有不断扩大的有效投资,遥遥领先的竞争优势,以及不断升级的消费水平。

大量事实表明,我国在 2016 年到 2025 年间经济增速将保持在 6%、2026 年到 2035 年间将保持在 4%、2036 年到 2050 年间将保持在 3%。这是正常的,也是容易做到的,但这样的发展在 2025 年以后将可能长期落入"初等发达国家陷阱"而不能如期实现现代化。为了确保在 2050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期实现现代化,我们必须把 2026 年到 2035 年的 4% 增速提高到 5%,把 2036 年到 2050 年的 3% 增速也提高到 5%。这就是说,在 2026 年到 2035 年间增速要提高 1 个百分点、2036 年到 2050 年间增速要提高 2 个百分点。这样的提高依赖"去工业化"的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途径是不可能达到的,但通过第二产业革命的新工业化路径则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由此可见,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工业化转变的第二产业革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所必须选择的新动力和新路径。

[责任编辑:张东丽　oss_zhangdl@ujn.edu.cn]